

豪 富

HAOFU

(美) 哈洛·罗宾斯 著

郝 明

译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
值得一读的通俗佳作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剧烈竞争中一群人物的命运。

吉纳·科尔曼原有女友玛丽娜，热恋时却被其父娶为妻室，父死后玛丽娜却下嫁华达·斯蒂尔，吉纳·科尔曼继承炸药公司后，敢于冒险，悉心经营，终于拥有了飞机制造、洲际航空和影片公司，最后在新型飞机试飞时坠落大海，却幸免于难。

印第安血统的华达·斯蒂尔少年时父母惨遭杀害，为了复仇历尽艰辛，经历惊心动魄。在失败的煎熬中获得成功，又在成功后阴云笼罩。

玛丽娜·莫尔幼年丧父母，经历坎坷。和华达结婚后同演电影《叛徒》一举成名，而后积郁成疾。

小说以此三人为中心，“锁结”量丰富，写了复仇、竞争、冒险、贪欲等等，波澜迭起，环环紧扣，再现了美国社会的真实景观，反映了社会的沉沦、颓败和人性不甘泯灭的挣扎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畅销书。

目 录

楔 子

第一部	吉纳·科尔曼	3
第二部	华达·斯蒂尔	51
第三部	吉纳·科尔曼	147
第四部	玛丽娜·莫尔	198
第五部	吉纳·科尔曼	325
第六部	大卫·伍斯特	374
第七部	吉纳·科尔曼	465
第八部	珍妮·邓斯坦	509
第九部	吉纳·科尔曼	597

楔 子

……在北军之后，接着涌来了另一批大军。他们成百上千地来，但每个人都单独而行。他们步行、骑骡、骑马、驾着破旧的大车或乘坐着漂亮的马车。他们的祖先国籍不同，体型模样也互异。他们的黑衣服上布满尘埃，戴着黑色宽边帽，以遮挡异地烈日无情的炙烤。他们的背上、马鞍上，或车顶上都驮着用各色碎布拼凑起来的包裹，里面装着他们全部的家当。这就是他们被称为江湖流浪者的原因。

……他们大步越过南方凄惨大地的街道，他们的口腹非常贪婪，他们眼望四方，寻找、盘算、衡量着战祸后遗留下来的所有事物。

……他们并非坏人，一如人类并非生性全恶。有些人甚至学会了热爱他们劫掠来的土地，定居下来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。

第一部 吉纳·科尔曼

一九二五年

“来吧，吉纳。我等不及了！我等得太久了！让我怀孕吧，像你在洛杉矶和那三个女孩”

—

里诺出现在下方时 太阳已经从天边垂落到内华达的白色沙漠上。我沿着华古河慢慢朝东飞去。我听见风吹机身的声音，不禁对自己微笑起来。老头子看见这架飞机准会气炸，其实他没什么好抱怨的 又没有花他一分钱，它是我从牌桌上赢来的。

我径直朝前飞去，慢慢降低到一百呎。飞过三十二号公路，道路两旁全是广漠无垠的荒野。我将机头拉平直飞。往旁边看去，在我前面八哩远处，工厂像沙漠上蹲坐的癞蛤蟆。

“科尔曼炸药”，几个大字。

我向上冲 过了一百呎左右，才翻了个斤斗朝后看。

人们都涌向窗口。黑皮肤的墨西哥与印第安女郎都穿着

鲜艳的衣服，男人则穿着褪色的蓝工作服。我看见他们恐惧地瞪视着我。他们的生活实在太单调了，让他们兴奋一下。

我又一个大转身。爬升到两千五百呎，然后向柏油屋顶俯冲。

引擎的巨响震耳欲聋，风吹拂着我的脸。我抿紧双唇，贴近牙齿。血管里的血疾奔沸腾，心在狂跳，生命之汁从腹部上涌。力量！力量！力量！下面的世界像是玩具，在空中我是一切的主宰，连父亲也没法命令我。白色沙漠上的黑屋顶像白床单上的女郎，黑色的大地低诉夜晚的邀请。我喘不过气来。母亲，我不想离开，我要回家。

砰！机架上的一根细线断了，我眨眨眼睛舐舐嘴唇，舌头上感到了泪水的咸涩。几乎已经能看见柏油屋顶上的灰色斑痕了。我扳着操纵杆，拉起机身。直到八百呎高时，才平飞转个大弯，飞往工厂后面的停机坪。我迎风完成了一次完美的三点降落，突然感到疲倦。自洛杉矶到这里已经飞了不短的路程。

我关上引擎，它闷喘几声便停了。我向外望着走过来的华达·斯蒂尔。

他一点没变。从我五岁时他出现在我家门口起，至今仍无改变。两条罗圈腿，像是下了马背便不会走路，眼角上烙着风霜的痕迹。那是十六年前，一九〇九年。

当时我在门口角落玩，父亲坐在前廊的大摇椅上看里诺周报。早上八点多，太阳刚升起来不久，我听见马蹄声便跟到前面去看。

一个人正从马背上跨下，姿势缓慢优雅。他把缰绳扔在拴马桩上便朝屋子走来，在台阶前驻足，朝上望。父亲放下

报纸起身，他是个高个子，身高六呎二吋，十分健壮，他往下瞅。

华达眯着眼，“你是佐纳·科尔曼？”

父亲点点头，“是的。”

那人往后推推宽边牛仔帽，露出乌黑的头发，“我听说你要雇个人。”

父亲对任何事从不先置可否。“你会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
来人的面容仍平淡无情，慢慢看着马和他后面的沙漠。
“我可以牧牛，可你没有牛群。我会修篱笆，但你也没有篱笆。”

父亲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玩那个行吗？”他问。

我这才注意到他腰间挂得很低的枪。枪套是黑色的，破旧，枪柄与撞针闪烁着油光。

“我还活着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华达，华达·斯蒂尔。”

我父亲又不作声了，这时来人不再沉默地等待，他指指我，“你的孩子吗？”

父亲点点头。

“他母亲呢？”

父亲瞅瞅他，然后抱起我来，我在他的臂中感到十分舒适。他的声音中毫无感情色彩，“几个月前死了。”

那人瞪着我，“我也这么听说。”

父亲注视了他一会儿，我觉出身后他的肌肉紧绷着。我还没来得及换气，身体便飞过阳台栏杆。

华达一手接住我，蹲下身以抵消冲力。我还没来得及

哭，父亲开口了：“教他骑马，”然后头也不回地看报去了。

那个叫华达·斯蒂尔的人仍一手抱着我，站起身来。我往下看，他另一只手抓着像是一条黑蛇的枪管正对准父亲。我看着的时候，枪又插回皮套中。我抬头仰望着华达的脸。

他脸上浮起温和慈祥的笑容，把我小心地放在地上。

“好啦，少爷，”他说，“你听见你爸爸的话了，来！”

我望望房子，父亲已经走进屋里。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抱我，从此，我似乎成了华达的儿子。

华达·斯蒂尔走过来时我一脚跨出机舱，他眯眼打量着我。“你可真忙。”

我跳下来站在身边：低头看他。我和父亲一样，六呎二，而华达只有五呎九。“很忙，”我说。

华达过去看看后舱。“漂亮！”他赞叹，“哪来的？”

我笑道：“牌桌上赢的。”

他看着我，满脸疑问。

“别担心，”我立刻说，“后来又让他赢了五百。”

他满意地点点头。这种事也是华达教我的，赢了一个人的钱，不能马上罢赌，至少得让他把明天的饭钱赢回去。你并不在乎少赢这一点，而那家伙也好像赢了点东西，皆大欢喜。

我到后舱拿了些垫木来，扔一块给华达·斯蒂尔，各自把它塞在轮下。

“你爸爸不会喜欢的，你把今天的作业程序弄得一团糟。”

我站起来。“我想没什么关系。”我绕过螺旋桨向他走去，“他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？”

华达浮起熟悉的无情的笑容。“你把女孩送去医院，她在死前对家人说了。”

“他们要多少？”

“两万。”

“你可以还五千。”

他没答话，却瞧着我的脚。“穿上鞋子，”他说，“你爸爸在等你。”

我走过机坪，瞅瞅自己的双脚，赤裸的脚趾踩在温暖的土地上。我在沙中踢了一会儿，转身从机舱内拿出一双鞋穿上，跟着华达走去。

我恨鞋子，它们让你喘不过气来。

二

我走向工厂，鞋底踢起阵阵细沙。制造火药的硫磺气味阵阵传来。我带她去医院的那天夜晚也有同样的气味，但是我们制造孩子的那天却稍有不同。

那天夜里，凉爽而清洁，海洋的气息在小屋外喧嚣，房里只有女孩的香味与她的欲望。

我们进了卧室，欲望使我们立刻脱下衣服。她动作比我快，先上了床，看着我打开抽屉拿出纸盒。

她在夜色中低语，“别，吉纳，这次不要。”

我凝视着她。太平洋的月亮洒进窗内，她的脸在阴影中。她的话更加撩拨我。

这母狗一定感觉到了，她伸手抓住我亲吻着，“我讨厌这鬼东西，吉纳，我要感觉到你在里面。”

我迟疑了一会。她把我拉到她身上，在我耳旁低语：“不会有事，吉纳，我会当心。”

我无法等待了，而她的低语变成痛苦的呼叫。我无法喘息，她继续在我耳边呢喃：“我爱你，吉纳，我爱你，吉纳。”

她爱我，好吧！爱到五星期后她对我说要我和她结婚。当时我们坐在车内，刚从足球场回来。

我望着她。“为什么？”

她仰望着我，一点也不畏惧，声调有点轻佻。她太自信了。“一个女孩要男孩结婚，还会有什么理由？还不是那个！”

我声音变得生硬，知道上了钩。“有时候是因为他们想结婚。”

“哦，我也想要结婚。”她贴着我。

我把她推回椅背。“我不想。”

她开始哭了。“可是你说你爱我。”

我没看她。“人在床上运动时，可以说许多话。”我把车开到人行道边停下，转向她，“你说你会当心。”

她用条小手帕擦眼泪。“我爱你，吉纳，我要你的孩子。”

我首次感到安然，这就是小吉纳·科尔曼的烦恼。太多的女儿和母亲都认为婚姻便是摇钱树。内战后，我父亲建立了一个军火王国。

我注视着她。“那简单，你要就留着。”

她表情变了，又移近我，“你说——你说——我们结婚？”

我摇头时，她眼中的胜利之色倏然消逝。“唔，我是说你既然真想要，便留下孩子。”

她突然变得冷酷无情。“我才不那么想要，既然没有戒指，我只好打掉。”

我笑着递给她一支烟。“你现在讲真话了。”

她接过烟，我替她点上。“可是会很贵。”

“多少？”我问。

她吐出一口烟。“墨西哥市有个医生，女孩子们都说他很好。”她迟疑地望着我，“两百？”

“好，给你。”我立刻说。上次那个要了我三百五。我扔掉香烟，启动车辆。

“嗨，你上哪里去？”

我看看她。“海边小屋，”我说，“一不做二不休。”

她笑着倚在我身上。“如果母亲知道了，不知会怎么说。她叫我别忘了使诈。”

我笑了。“你并没忘。”

她摇摇头。“可怜的母亲，她已经在计划婚礼了。”

可怜的母亲！如果她少开口，今天她女儿还活着。

第二天晚上十一时半，电话响了。我低声诅咒地拿起话筒，另一端传来她恐慌的低语。

“吉纳，我在流血——”

我好象被子弹击中。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下午我去墨西哥市，有点不对劲。我一直流血不止，害怕极了。”

我从床上坐起。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下午我住进西林旅馆，901房间。”

“回床上去，我就来。”

“快，吉纳，请快点！”

西林旅馆在洛杉矶市中心，我进去时，根本没人注意到我。我站在901房前试试门柄，没上锁，我走进去。

我一生没见过这么多血。鲜血沾满廉价的毯子，她坐过的椅子、白床单。

她躺在床上，脸和枕头一样惨白，双眼紧闭，但我一进去她立刻睁开。她嘴唇颤动，但说不出话来。我弯下腰，“别讲话，娃娃，我去叫医生，你就会好的。”

她闭上眼睛，我走到电话旁。不能先叫医生，父亲不喜欢我的名字见报。我打电话给麦立特，他是工厂负责加利福尼亚业务的律师。

他的管家叫他来听电话。我尽量镇静地说：“我立刻要医生和一部救护车。”

我马上了解父亲聘用麦立特的道理。他没有浪费时间饶舌，只问地点姓名，根本没问为什么。他语调平静：“医生和救护车十分钟以内到。我劝你立刻离开，不要牵扯进去。”

我道过谢，放下电话。我瞥见床上，她闭眼假寐。我到门口时她睁开眼。

“别走，吉纳，我怕。”

我返回坐在床沿，握着她的手，她又闭上眼睛，十分钟后车子来了。一直到医院，她才松开我的手。

三

我走进工厂，周围纷纷攘攘喧哗起来，工作全停下来，众人的低语跟在我身后，“……厄希佐……厄希佐。”

少爷的西班牙叫法。他们都这样称呼我，一种宠爱骄傲的口吻，如同他们祖先称呼他们主人的孩儿一样。这给他们一种满足感，以补偿生活的贫乏。

我走过混合槽、水压机和模型机，从后面的楼梯到我父亲的办公室去。我站在楼梯上回头凝望，百来张脸堆满笑意。我像儿时一样向他们挥手微笑，每次上楼梯时都这样。

我走进楼上的门里，门关上后，喧嚣全隔绝了。我经过短短的走廊进入父亲的办公室。

邓·贝尔坐在桌前，正写东西，他对面坐个女孩拚命打字。会客椅上坐着两个人，一男一女。

女人穿着黑衣服，手上扭条手帕。我站在门口时，她望着我。不必介绍我就知道她是谁，母女极为相像。我一望着她，她就转过头去。

邓·贝尔紧张地站起身。“你父亲在等你。”

我没回答，他打开门让我进去，随后在我身后把门关上。

华达·斯蒂尔靠在左墙书架上，以他惯有的敏锐半闭着眼睛。麦立特坐在父亲对面的椅上，父亲则坐在大而陈旧的橡木桌后发脾气。

暗色橡木墙壁，厚大的皮椅，窗上的绿帘子和父亲与威尔逊总统的合影，旁边的电话桌上有三部电话，再过去的小

桌上一向放着酒和酒杯。酒瓶中只剩下三分之一，表示一天的三分之二已过。我看看表，三点过十分。父亲一天一瓶威士忌。

我走到他面前，正视他愤怒的目光。“嗨！爸爸。”

他的脸更红了，颈上青筋毕露地大叫：“你用那架狗屎飞机吓呆了工人，又破坏了一天的生产秩序，就只有这么一句话吗？”

“你叫我快来，我便赶来了。”

现在已经无法平息他的怒气了，父亲的脾气便是如此，一会儿安静平和，一会儿暴跳如雷。

“麦立特叫你离开旅馆，你为什么不走？你去医院干什么？你知道你在做些什么？教唆堕胎！”

我也生气了，我也有和父亲一样的脾气。“你要我怎么样？那女孩血流得快死了，她害怕。你要我一走了之，看她孤独死去？”

“不错，如果你有头脑的话。反正她会死，你留下有什么用？！现在那些家伙要两万，否则就报告警察局。你以为你每玩一个女人便要我出两万？今年已经是你第三次被钓住了！”

女孩的死对他没有什么意义，他在乎的是两万元——或者也不只是钱的关系，而另有理由。

他口气中隐含痛苦。我突然理解地望着他，父亲老了，勇气渐消。玛丽娜一定又在逼他，自从里诺空前绝后的盛大婚礼后，有一年杳无音讯了。

我一声不吭地走向门口，父亲在后面喊：“你去哪里？”

“洛杉矶，”我回头说，“你不需要我替你出主意，给不给钱随你便，我无所谓。我还有约会。”

他绕过桌子向我走来：“什么？”他嚷，“再去搞个女人？”

我正视着他，我受够了。“别骂了，爸爸，你家里还有人可以配种，你应该高兴。否则，玛丽娜会以为我们全有毛病。”

他气得发抖，举手想揍我，咬着唇，血管在前额暴起。突然，像关上电灯的开关一样，他脸上的表情消失了，朝我倒来。

我连忙伸手扶住他。他眼睛又明亮地望了望我：“吉纳——我儿——”

他眼睛又模糊了，全身的重量倒向我。我凝视着他，华达赶过来扶助，我知道他已经死了。华达跪在旁边替他解开衬衫，麦立特打电话给医生，我拿起威士忌，这时邓·贝尔走进来。

他站在门口发抖。“天哪，少爷！”他语音恐惧惊慌，目光从地上抬起瞧着我，“这下子谁来签德国的合同呢？”

我瞥了麦立特一眼，他微颌。“我签。”我答。

华达用手阖上父亲的眼睛，我放下酒瓶，看着邓·贝尔。

“还有，以后别叫我少爷。”我吩咐。

四

医生进来时，我们已经把父亲抬上躺椅，用布单罩着。医生矮小秃头，戴眼镜。他揭开布单看看，又放下，说：

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我没开口，我坐在父亲的椅子上摇动。麦立特开口了：“死因呢？”

医生走到桌前。“脑溢血，中风，从面色来看是这样，脑血管破裂。”他望着我，“你可以感谢上帝，他去得很快，没有痛苦。”

实在很快。刚才他还活着，现在已经逝去，连赶走苍蝇的力气都没有。我没说话。

医生在我对面坐下来，拿出一支笔和一张纸。我可以看清倒写的粗体字：“死亡证书”。他开始写字。过一会儿他抬头问：“我是直接写上脑溢血呢，还是你希望解剖？”

我摇摇头。“直接写吧，解剖也没用。”

医生继续写，过一会儿把写完的纸推给我。“检查一下，我写得对不对。”

我拿起来看了，完全对。幸好他没有看见方才的情形，内华达州没人不知我们家。年龄：六十七。亲属：妻，玛丽娜·科尔曼；子，吉纳·科尔曼。我递还他。“都对。”

他站起来，“我呈报上去，再叫人送副本来。”他迟疑了一下，似乎不知道是否该说点安慰的话，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。

邓·贝尔又进来。“外面的人怎么办？”

我说：“叫他们进来。”

女孩的父母站在门口，脸上露出悲哀与同情的神色。

她父亲说：“我很抱歉，我们不能在比较高兴的场合见面，吉纳先生。”

我看着他，这是个老实人，我相信他的话是真心的。